

海盜朱漬葬妹



北方澳嶺山坳

北方澳一隅

扼守蘭陽平原南方門戶的北方澳，古稱北風澳，地勢天險，清末海盜李培、蔡牽、朱漬以此為根據地，山隘上，古來流傳著許多故事，「朱漬葬妹」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明清之際，陸路山川阻隔，水路反較方便，多灣泊北方澳，再越嶺入噶瑪蘭平原，清嘉慶二年春，自號「鎮海威武王」的海盜蔡遷，親率百餘號戰船，攏靠北方澳，上岸劫掠，十一年，賊眾進攻頭圍，被吳化等率眾擊敗。

十二年秋，大盜朱漬，與蔡牽不和，自率戰船大載農具泊蘇澳，賊船齊集北方澳內側的蝦仔澳，謀奪取溪南肥沃平原為巢穴，頭人陳奠邦遣人告急，知府楊廷理追賊到艋舺，得到消息，會同南澳水師王得祿，水陸赴援。

當時，從彰化越山而來的噶瑪蘭人潘賢文，率眾開墾羅東，勢力較強，從羅東到蘇澳，聚落零散，朱漬率眾上岸，以哩吱、紅布結交各番社，漳州人朱佑暗中替朱漬通風報信。

楊廷理以手札曉以大義，並出哩吱十板、紅五百疋、番鏹千圓，給各番社，賢文大喜，率族人在海口設木柵，出械巡邏，誘捕通賊者，朱佑帶著妻小躲入賊船，賢文還擒獲黃善等七名海盜。

楊廷理得泉州義首林永福，翁清和之助，從艋舺率精壯番勇一千二百人，四日到達蘇澳，潘賢文斷賊樵採，會同王得祿水師三路夾攻，朱漬潰敗，往東遁走。

故事就發生在這個時候，當海盜船避居蝦仔澳時，水土不服，瘡疫流行，相傳，朱漬人雖草莽，卻很鍾愛他的妹妹朱寶珠，每次出戰，妹妹跟隨身側，當年十七歲，隨船東來，也不幸感染瘴癟，病勢垂危，不久去逝，朱漬傷心欲絕。

儘管戰事緊急，朱漬不忍小妹客死異鄉，決定舉行隆重葬禮，以十三具棺木，裝滿金銀、珍珠、瑪瑙等寶物陪葬，墓地就在北方澳嶺半腰的小土丘上，為免有人盜墓取寶，墓外精心偽裝，沒有立下碑文。

未久，朱漬敗去，從此一蹶不振，居住在蘇澳嶺下，七十九歲的林阿萍、林金發兄弟說，過後，住在山腳下的人，經常在黃昏時候，看到金母雞，帶著一群小雞，外出嬉戲，長相活潑可愛，但只要發現有人跟來，一轉眼就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住嶺腳的許榮木（八十一歲），一天近午，看到有人在海邊曬金銀，今年八十三歲的陳阿樹，日據時代騎腳踏車從山下過，曾見山丘上一隻白馬低頭吃草，附近居民相信，金母雞帶小雞、白馬等，必是十三棺的金銀所化。

有一回，一位叫「大籩枝」的人，擅長蓋房子，夜來，夢見一人著古裝，要他次日早上到北方澳修房屋，清晨他獨自上山，走進一條小叉路，無意間，發現路邊有一甕銀，上頭的石板傾斜，他心急趕路，把石板扶正，撿了二枚紋銀，放進口袋。

心想，等到北方澳幫人修好了房子，晚上回家時再拿也不遲，生性老實的「大籩枝」，快步下嶺到了北方澳，但問遍了大、小澳住戶，並沒有人請他去修房子。

過午，大籩枝循原路回大坑罟，想起早上的意外收獲，摸一摸口袋裡的二枚龍銀，依然沈甸甸地，心裡露出爽然笑容，心想，這次是發大財了，他於是在印象中的山路上認真尋找，彎來轉去，就是找不到那石板覆蓋的所在。

不信邪，從小在大坑罟長大，北方澳的是每天必經之路，怎可能找不到，就這樣，像無頭蒼蠅一般，走過來繞過去，直到日落昏黃，大籩枝只

好放棄，下山回家。

回家後，大籮枝用那二枚龍銀，置田買地，成了小康之家，親友認為，可能是朱寶珠墳頭的石板位移，露出金銀，才要大籮枝去修護，二枚銀錢就是答謝的工錢，此後，就再也沒有人見過北方澳的金銀。

住功勞埔的林明義，八十一歲，年輕時迷上堪輿之術，有一年五月五日，近午，走到牛欄坑，望向北方澳，見一位妙齡女子，穿藍靛色長衫，站在大尖頂上晾衣服，從牛欄坑到大尖頂，約五分鐘腳程，林明義睜眼細看，果然分明，心知有異，急忙下山，騎上單車回家。

六十三年，政府實施龍淵計劃，北方澳集體遷村，闢建為中正軍港，八十一年間，奉派擔任海軍中正基地指揮官的郭義忠將軍，擅曉五行之術，夜裡，多次見一位曼妙少女，面容嬌美，全身素白，長髮披肩，欲言又止，眉宇間似有所憂，隨即飄然往山上而去。

郭義忠心甚異之，次日一早登山，往少女去處探尋，可惜一無所獲，詢問當地百姓，才得知有這段故事，連稱怪異，此後，多次上山，踏遍山嶺，直到調任，除當年阻止生番出草的一些遺跡外，並沒有發現十三棺金銀。